

圍城下的噤語

巖次郎

以南圍城。風起。心動。

灰色城牆僅八尺之高，却形成兩個世界的分水嶺。圍城外即是你現處的自由國度；而城內則每天重播著相同的人、事、地、物，年復一年過著乏善可陳的重複日子。偶爾聽得見城外傳來陣陣似遠忽近的鞭炮聲，不知那鞭炮之人可曾聽過城內發出的幽幽呻吟……？

圍城裡是個無死角的透明世界，周身遍佈超廣角的眼珠子，任何風吹草動皆在掌控之中。自從踏入這座城市，像似隻自轉籠裡的倉鼠，渴望眼前瑰麗，原地奔足了六年，是誰施了幻術複製眼前的亮麗景緻？深信前方的茂

密森林蘊藏著豐沛的水及栗子，那裡有懷念許久的星空和草原。

兩坪大的囚室裡裝盛著無限遐想與希望。一房三人，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像乘坐在一件神話裡的魔毯，趁夜恣意潛逃那廣袤無垠地虛擬國度裡儘情築夢；這世界乍看下荒涼貧瘠，其實裡頭潛藏著情感豐富的色彩。侷限方圓的規則裡，思想准予漫遊，這兒的人可從幻想中汲取蜜汁來稀釋實境中的苦澀，曲蹲茅廁發揮想像力借左手或右手來滿足自己。這群人有太多時間咀嚼回憶，同時也讓回憶的獸將脆弱的靈魂啃噬得傷痕累累；他們有著相同的渴求——自由；也有著共同的敵人——時間。時間與刑期狼狽為奸，他們只能埋頭馱著刑期漸行漸遠……

人常說社會是個染缸，於圍城內呢？其實是個更濃稠的大缸！K學過國畫，以為年紀輕的囚徒就像畫宣初染了淡墨，只是任性地塗鴉人生一點點壞，修改還來得及，以淡墨於紙上勾勒，再上些色彩，瑕不掩瑜，仍可綻放未來的異彩；倘若一再地浸泡濃墨當中，只會愈染愈黑！

圍城裡是個包羅約定俗成的潛規矩及暗文化小型社會，你猜想大多數受刑人齊聚一堂都聊些什麼？猜著了嗎？除了最關注的何時「減刑」外大致上是「技術交流」，或者擬定策劃未來的「鴻圖大展」。講到這，彷彿能透視若千年後的某個犯罪現場。這時我選擇迴避，不再參與那些重蹈覆轍的話題。進而發現虛心苦修重生課程的修行者不在少數，只因環境所致，必須戴上面具佯裝迎合。

以為這裡是個難得的修行道場，若能藉由這段歲月修
 得心性如水，流到哪都能隨遇而安，即使身陷囹圄何嘗不
 是一處修行的善地！

圍城可謂是銅牆鐵壁不可摧毀，引人思親的鞭炮聲却
 能輕易穿透。夜幕下，星空是音箱、鐵窗是弦、冷冽寒風

是手指，撥彈著「東」人旋律。囚籠裡三人圍一爐，每人
 倒點思高、加溫，讓淚水沸騰，算是營造除夕夜的氛圍吧

！

圍爐之際，「」時興起，藉思親的愁以茶代酒，報紙
 鋪地成案，取畫紙噴溼，調一小盤湛藍渲染了半幅海，再
 以筆沾墨皴出一座小島。我與「」好奇地在旁圍觀，「」問想
 來點什麼？「」來座燈塔吧！「」我說，「」不！燈塔只能在漆

黑地大海指引迷航的船隻，受惠有限，不如來個大太陽照亮全世界，普天之下萬靈皆能受惠！L H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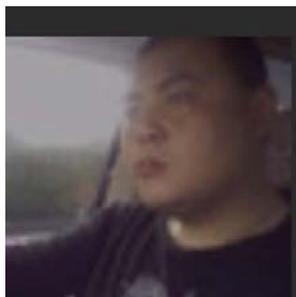
K望了我和H一眼，將畫紙噴溼再噴溼，抹上錢幣大小濃厚的黃，三人喋聲、靜靜地等它暈開……

此時，不知從哪來的一陣風，乘著迷朦月光闖進囚室，將鐵窗外的擲影吹拂得搖曳生姿絢麗夢幻，是風動嗎？還是……心動？

註一：「眼珠子」即監視器。

註二：「技術交流」即犯罪手段。

嚴次郎



個人簡介

一九八五年生，臺南人。
目前在臺南歸仁的「明德新村」進修。

得獎感言

「文學獎」對於只有小學文憑的我而言，距離曾經是那麼遙遠。但最終……我還是追上了！
首先感謝玩字時代及評審們對作品的青睞，感謝我的家人和朋友們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歲月裡一路對我的無私奉獻與支持。特別感謝我的寫作啟蒙老師——趙文彬大哥。非常感謝各位，謝謝！

評審評語

陳幸蕙：

作品中的有些象徵的意象非常的好，但有些稍嫌精準，似乎不太合理，注釋的東西建議可放在文章裡呈現出來。

